



著作：佛教教育与文化

荡执成智?真空妙有

五十年来的槟城佛教

要知道槟城佛教的来历，首先要观察一下马来亚的佛教历史。佛教最先传到这一角落，远在印度阿输迦王（Asoka），中国旧译阿育王，公元前二六四至二二六在位）召开第三次佛教的结经大会後，奉派近臣输纳及宇达拉等至南印度对海的锡兰岛传教。後来由锡兰岛而流传到南洋爪哇群岛一带。这一系的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书上多称之为「小乘佛教」（注重自修），与公元一世纪由北印度传至中国另一系的「大乘佛教」（注重利人）相峙。当第一世纪时，印度人已大批移民马来半岛，其推动力原在通商，印度教和佛教却因之与马来人发生关系。第四世纪，印度人曾在吉打建立庙宇，用梵文铭刻佛经。此为早期传来的佛教，其影响遍及吉打与威省，近世在吉打及威省掘出第四世纪以後的梵文小乘及大乘佛经碑文，即其证明。六七世纪之间，苏门答腊的东海岸，兴起了一个马来王国，史称

238

室利佛逝，首都即今日的巨港。这是一个大乘佛教的帝国，国王及人民均信奉大乘佛教。十世纪时，爪哇又兴起了一个强国，史称满者伯夷，与室利佛逝作战胜利，遂使室利佛逝渐趋衰败。十三世纪时，马来半岛几乎全归泰国统治，小乘佛教甚为蓬勃。十三世纪以後，回教抬头，佛教泰极否来，逐渐衰败。及至苏门答腊的亚齐苏丹伊士堪达莫达改奉回教，讲慈悲的佛教，只有拱手让贤。所以从十七世纪以後，马来亚早期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几乎成为真空状态。

现在的槟城佛教，是由中国闽省工商人士带过来的。约在十七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华人陆续由中国移民马来亚，其中信佛的人士，就把阿弥陀佛和观音菩萨圣像连同他们的信仰一齐移过来。虽然，若上溯中国法师到马来群岛传教，那也是很早的事了。远在公元四一三年，东晋高僧法显赴印求法，返国途经爪哇，居留达六个月之久，遍游南洋群岛，传播佛教。唐如意元年，又有义净三藏，尝与义朗、义玄、智崇、功德铠、亲依、常愍、彼岸、义辉、慧月、法朗、金刚智等五十余人，赴印求经，归途亦曾经马六甲等处作短期的弘法。可见那时马来亚亦有大乘佛教的流行，大约到宋元二朝才衰落。及至明朝末年，一般义士南来，曾在马六甲建立一间佛

寺，叫做青云亭，殆为後期佛教在马来半岛的第一间寺院。槟城的佛教，即是从这些信佛的人士，慢慢移植来的。

槟城佛教寺院的建筑

如所周知，槟城这五十年来所建筑的寺院，最大的要算亚依淡的极乐寺了。但极乐寺还未建筑之前，公元一八??年，椰脚已建筑了一个广福宫；不过这是华侨们起来招标的商业性的香火庙，还不能算是真正代表佛教的寺庙。真正代表佛教寺庙的，自然要以极乐寺为始。极乐寺兴建於公元一八九一年（光绪辛卯），到今年已有七十年历史，由动工到完成，经过十五年，以一九?六年完成计算，到现在也有五十五年。极乐寺规模宏大，殿宇庄严，今已驰名东南亚各地，不但是槟城的首刹，也是星马寺院建筑的冠军。最初募建这寺的人，是闽藉归化的妙莲和尚。他卅三岁落发於福州鼓山涌泉寺，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七）南来，次年到达槟城。当时槟城侨绅邱天德，胡泰兴等雅重莲公品德，辞退广福宫旧僧，请他为新住持。宫里的香烛由他售卖，每年责以缴款二千余金，叫做「香烛」。且

限住僧十二人，分两班，供华侨两家应赴佛事之需。然莲公南来，志在宏法，杂居闹市为应赴僧，不便栖禅，於是商得闽侨杨秀苗的同意，在亚依淡山坡买了他的别业，计地面积共九英亩，来做建寺修禅之所；并邀同得如本忠二师南来，助理筹募经费和监督建寺的工程。最初建成观音大士殿，为别於市内之广福宫亦名观音亭，就起名「新观音」。後来觉得每登鹤山，俗尘皆涤，心意快然，就易名极乐寺。又因其山状似白鹤展翅，意欲凌霄，即名之为鹤山。据寺志说，最初建成的殿宇，规模不广，很是简陋，只有横排三楹，中供观音，两旁则塑十八罗汉，不甚庄严；後来妙莲得如本忠诸师远至泰缅印尼等地广为募化，又以道风远播，信者渐多，且得本地檀越张弼士捐款三万五千元，张煜南捐一万元，张鸿南谢荣光各捐五千元，其他捐五六千者二人；五千以下一千以上者共计六十五人。既得巨资，就逐渐扩建正殿、天王殿、法堂、藏经阁、钟鼓楼、客堂、禅堂等共费十七万九千六百余金，才把全寺工程完成，使它在鹤山之腰，屋宇繁殖如一小村落。後来在後山和左旁还添建两座塔：一座是缅甸式的圆背尖顶的普同塔，一座是中国式的七层尖顶的万佛宝塔。这万佛宝塔，是第二次大战前後才建的。每当斜阳晚霞之际，两塔和全寺梵宫琳宇互相辉映，

金光万缕，绚彩千层，构成一幅天然绝好的图画，使骚人墨客登临，更觉心旷神怡，动了无限底诗

兴！

在极乐寺竣工不久，一九二二年，该寺第二任方丈本忠和尚，又在车水路建一观音寺，供养极乐净土的候补人物——观音大士。本忠和尚并将其所组织的念佛莲社，迁於此寺，作为弘扬净土宗的道场。从此以後三四十年间，有很多的大小寺庵，相继兴起。据马来亚佛教会去年的初步调查，约有五六十所；现在已向马来亚佛教会登记为团体会员的，共有四十八所；威省有十一所，尚不计其内。在这些寺庵中，比较早而著名的，有霹雳路三角田的洪福寺，建於一九一四年，比观音寺还早八年，是侨领林耀椿居士的先母建来供暹僧安居办道的，一九四二年转请华僧慈航法师住持。慈公一九四六年去台湾，即交付监院本道和尚代理。其次是亚依淡的慈航阁，建於一九三五年，前年改为香严寺；妙香林，建於一九四二年。安顺律的华严寺，建於一九四五年。丹戎道光的香山寺，建於一九五二年。全槟共有出家僧伽五十六人。上举各寺之住持，多为出家的僧伽。

至於在家学佛居士的团体，也有不少，其规模较大的，要算一九二五年在安顺律建筑的槟城佛学社，和一九三九年在湾岛头设立的菩提学院。

242

前者是居士林文进、锺伯丛、杨章安、林忠亿等董其事。据说该社巨大的建筑费，最初是用佛教名义，向政府请准售卖福利彩票获得钜款数十万金而建筑的，殿宇宽敞，装塑精雅，富丽堂皇，兼而有之，完全是一座新型的教堂式的建筑物，那旧式建筑的极乐寺与之比较，也觉瞠乎其後了。後者是一九三二年由厦门来槟的比丘尼芳莲师，在一九三五年买下湾岛旧式园屋数间，领众居住，设经修道。因屋宇太窄，不能办学，後来由其门徒和她发起改建，成为全槟唯一的佛教女众修学佛法的教育道场。

中国式的寺院，其重心是在正殿，中央供养教主释迦牟尼佛，左右供养药师佛和阿弥陀佛，即俗称「三宝佛」。亦有左右供养观音大士和地藏大士。兹将槟城各大小寺院列表如次：

槟城各大小寺院庵堂一览表

243

槟城佛教的弘法人物

构成佛教的要素，是佛、法、僧三宝。佛教二千五百年前产生在印度，从它的演变与流传史上观察，也可分成正法、像法、末法三个时期。正法是指佛在世的时期，佛教以佛为主，法和僧为从；像法时期，佛已灭度，以法为主，以僧为从；末法时期，则法已衰微，赖僧主持弘传的工作。僧既是主要弘传佛法的人物，所以是佛法的生命所系，对於佛法的存亡，负有重大的责任。槟榔屿之所以有佛法，而且今日还很弘盛，成为全

马佛教的重心，溯其来源，虽然在二百年前由闽省信佛的人士南移，把佛法的信仰带过来，但真正有佛法的弘传，则要以一八八八年妙莲和尚南来创建极乐寺为始。一八??年所建的广福宫，虽也有僧人驻在宫内做庙祝，那只是应赴经忏佛事而已；到了莲公创办极乐寺，才有集众讲经论道的法会出现。次於莲公南来而佐其成立佛教事业的得如，本忠二和尚，对於佛法的修养，亦素有工夫。得知江西人，弱冠离俗，曾参访名山知识，求明「脚跟下事」。後遇莲公，问答佛法，心颇相契。寺志有「盖师於洞上宗旨颇有心得，而转位就功之说，正合莲公意」；可见得如实为妙莲的授法之徒，应该可为极乐寺的第二任住持，惜其不寿，在光绪廿八年（一九〇二）只有四十八岁就去世了。

极乐寺第二代住持是本忠禅师。照寺志中研究，他在槟城做过两件弘法的事：一是在满清末年，海内外的革命狂潮，声势汹汹，佛教板荡，国内除湖南宝庆而外，连闽境的怡山鼓山两大丛林，亦几乎不保。本忠和尚乃与南来做短期宣化的虚云长老，相偕去沪，约同八指头陀寄禅和尚数人，入京向光绪皇帝请愿，获得成功。诸公留京创办佛教总会，他就回闽组织福建全省佛教支部。不久又回槟城设立支部，与总会遥相呼应，一场

逐僧夺产的惊涛骇浪，得暂宁息。二是他住持极乐寺後，倡组念佛莲社，弘扬净土法门，度人成千，为南洋群岛有念佛莲社之始。寺志载有优婆夷张宝池念金刚经已四十年，而未明经中所谓「四句偈」义举以为问。又问念经念佛，是同是别？他说：「两义可一。并作答：盖执则不别而别，不执则别而不别。四句者，即有无等四句。所以荡执者也，善用之则成般若智，不善则成外道邪见，故经中不显说，由人自悟，所谓密意也。夫经与佛号，皆从如来大悲真体流出不可思议之利生业用，非凡夫思量测度所能知，然欲荡执成智，则须依遮照两门入，遮即所以止执而显真空，照即所以起用而显妙有。如经云：「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即非庄严者，遮也；不遮则法身流转五道而真空莫显，此空句也。是名庄严者，照也；不照则耽著假名而妙有转同世相，此有句也。如是遮照同时，有无不立，合成中道，即庄严佛土也。又遮则摄用归本，故一相无相而仍不坏假名；照则从体起用，故万有齐彰而体原空寂。是为亦空亦有句也。又照则依俗成事为不变之随缘，即经所谓「无所住而生其心」，是以弥陀不舍众生也；遮则明体空寂是随缘不变，即经所谓「应生无所住心，若心有住，即为非住」，故能心净土净，感应道交，此为非空非有句也。能如

是，则念佛念经既无同别之可言，即一切举动云为，亦咸归一如矣。禅门中所谓举目扬眉，无非是道，即谓此也。」即此可见他在佛门中，也不失一个「见解超妙，田地稳密」的人物了。

极乐寺第三任第四任的住持是圆瑛法师和志昆和尚。圆瑛法师在一九二二年曾来星洲及槟榔屿讲经。一九二六年又重来一次弘法，并为佛教慈儿院筹基金，在马六甲作法会。到一九三八年春，被举为极乐寺法席，因他上一年已任福州鼓山涌泉寺住持，而极乐寺是鼓山的下院，所以会请他来住持。但他因事在当年夏季和次年秋季两次回沪，而且在第二次回沪因时局问题严重，便无机会回槟，全寺的法务都由志昆和尚代理。直到抗战胜利，隔了九年的时间，在一九四八年又回极乐寺传戒一次，开了一个胜会。不久回沪，因疾辞世，从此全寺就由志昆和尚管理，直到如今。志公已有七十五高寿了，他的童颜鹤发，道貌岸然，品德庄严，修养有素。吾槟人士，久所熟谕，毋庸赘述。

妙莲和尚之後，圆瑛法师之前，在槟城弘法起过很大作用的，还有一位名闻世界，去年圆寂江西的虚云老和尚。虚公是妙莲和尚的戒子，应妙莲和尚之召，在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由云南取道南缅甸，经新街、

250

瓦城、行脚到仰光。他是一个苦行僧，中间经过九死一生的苦难，才由仰光转从水路搭船来槟城，驻锡广福宫和极乐寺，开讲法华经数月，又有马六甲佛徒请他到青云亭讲药师经。不久，又应吉隆坡信士叶佛佑黄云帆等请至灵山寺讲楞伽经。据「虚云和尚年谱」说他在各埠讲经毕，皈依佛教者有一万多人。德望之孚，感召之深，在槟城佛教史上也算是空前的胜举。

一九二五年，上海寄东法师和天台山僧永虔华智二法师，应槟城佛学社之请，先后来槟，驻锡该院宣讲普通经论，作通俗的布教。在他们之後，又有妙祥、慧僧等法师相继来该院主持讲务。该社还有讲师林忠亿居士等，经常在该社及赴英校、监狱、北海感化院、麻疯院、肺癆院等处演讲佛法，并且对各种佛教慈善事业，奔走极为热情。笔者亦曾多次被邀，与之同列各慈善机关弘法结缘。

一九三二年，北平法源寺道阶法师南来星马各地弘法，抵槟後曾在极乐寺说戒，在广福宫讲心经，及在菩提学院等处开示法要。前此，他曾赴日本东京开世界佛教会议大会，被举为副会长。当年中国在提倡庙产兴学的风潮高起之时，他曾与寄禅虚云等长老同赴北京向政府请愿，是创立中

251

国佛教总会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南来之後，在星马各地说法数年，後来示寂於怡保的三宝洞。

同年有无锡尤惜阴居士，重来星洲，从德玉法师削发出家，易名演本。嗣随师到仰光受戒，再去印度朝礼佛教八大圣迹，然後回星马各地弘法，曾在槟城谢莲塘居士处，及丹戎武雅之詹天子居士别墅驻锡多时。平日除阅经修法外，间为菩提学院员生讲解佛学。晚年隐居金马仑三宝寺，专以文字书

简，开示法要，归者甚众。一九五五年并与陈嘉庚弟妇王碧莲居士等创建法轮图书馆落成，邀请金马县长奥士本及笔者主持揭幕与开光典礼，成为全马唯一的佛教图书馆，搜集国内外名著及藏本甚多。因他在俗是一个通儒，有点像印光大师，所以出家後，仍不离儒佛文化的本位，致力文教宣扬的工作，老当益健，到八十五岁最後的一口气不来为止（一九五七年逝世）。

一九四二年，太虚大师受重庆政府邀请，组织「国际佛教访问团」，以国府林森主席为名誉顾问，印光法师为名誉导师，他为团长，率领慈航、苇舫、等慈、惟幻诸师为团员，至印度、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各国布教。归经星马，曾来槟城数日，在极乐寺欢迎会演讲佛法，参加的侨领有

252

林耀椿、陈肇琪、谢永嘉、何如群、及会泉和尚，相继演说。越日又在广福宫，双庆寺等处演讲，听众拥挤，情形极为热烈。後来该团又到吉隆坡、马六甲、星洲等地弘法，由星洲回重庆，而团员慈航法师，留在本城菩提学院，为诸信众员生，讲解唯识经论。并在星洲和信众林达坚、毕俊辉等创立灵峰菩提学院，及鼓励兴办星洲菩提学校。他在一九三二年曾来星马小住，不久就去仰光；而这次重来，在檳弘法时间较久，一九四九年还在车水路宝誉堂内创立了檳榔屿佛学会，鼓励研究佛学的空气，引了许多人信佛，直到二次大战结束後几年，才去台湾弘法。一九五四年五月，示寂於台北汐止静修院。其间尝有妙解、明德、伯圆、妙理、觉真等法师，在该会作过弘法工作。

同时闽南佛教长老会泉法师，亦於一九四二年重来檳城，驻锡升旗山下的妙香林。那年妙香林刚刚成立，施主林炳照、林炳坤昆仲伉俪，施地建林，请师前来说法供养，不料会公莅林匝月，忽示疾去世，该林就组织信托会，由释宏船、转岸、广识、广余诸师及林炳照、炳坤昆仲为信托员，而推宏船和尚为住持，广识广余二师为监院。一九五二年发起建地藏殿，五四年九月廿日落成，请笔者莅临主持开光典礼，并与住持宏船及广

253

义诸法师演讲佛法三天。该林并曾先後礼请胜进、法舫、竺摩、瑞今、慧僧、妙钦诸法师，美国比丘苏曼迦罗，英国比丘玛兴达，居士斯都利，及苏行三博士等讲经，很热情地推动弘法的工作。

一九四六年，法舫法师（曾任武昌世界佛学苑苑长，印度国际大学教授）从印度回国，曾经星马两地讲解唯识学和俱舍学，并应香山寺明德法师之邀，驻锡该寺，常至锺灵中学等处作短期的弘法。一九五二年四月廿日菩提学院新舍落成，请施主胡文虎居士主持揭幕典礼，并敦请法舫法师为佛坛开先，法师乃由香港重来檳城讲学，并鼓励王弄书、陈宽宗、吴宽定、陈少英居士等办佛教中学。诸居士并约他在锡兰大学四年教授合同期满，重来檳城坐镇弘化。时笔者客居香港，法师亦曾函约来日同来檳城协助办学，谁知他去锡兰大学教授仅两年，就在任内辞世了，这使笔者在一九五四年五月来檳时，

看见菩提中学正开始办初中二年级，而不见最初与诸居士共同倡议办中学的人重来，真有无数的感慨！笔者初来檳时，除在菩提中学授课外，尚在菩提学院讲金刚经，行愿品，洪福寺讲普门品，及与孙明法，孙昌然居士等在妙香林、佛学院、华校、暹校、监狱、老人院，木蔻山麻疯院、北海感化院等处演讲佛理。自从一九五八年游化印度

254

和美国归来，讲写日繁，也就很少再出外讲说了。

在这里还须一提的，廿年前有胜进法师来自福州，驻锡怡保东莲小筑，经常来檳弘法，尝在洪福寺讲金光明经。洪福寺本道法师，则曾兴办木蔻山般若院及双溪胡芦佛教静修院，常为麻疯患者说法，有「麻疯和尚」之绰号。马来亚佛教会为加强弘法工作，聘请默如法师由台来马弘法，曾在广福宫讲金光明经流水长者子品，在檳城佛学会讲佛法要义。并在马六甲、麻坡、居銮、星洲、雪兰莪、巴生等地巡回布教。上面所说的都是个人在檳弘法的人物。至於团体弘法，除了上文提到的檳榔屿佛学会外，尚有几个弘法团体需要一述：

（一）世界佛教联谊会檳城分会，在一九五一年成立，主席为邱思仁。一九五七年改选林耀椿为主席。该世会每隔两年开会一次，檳城皆有派代表去出席。居士方面有王如山、邱思仁、邱思义、林耀椿、林忠亿、黄松坡等。僧伽方面有释真果、本道、广义、龙辉、慧僧、明真、会航、悟峰、远明以及笔者等，皆曾随团前去锡兰、日本、仰光、尼泊尔、泰国等观光。一九五一年五月，世界佛教联谊会主席玛拉西加拉博士来檳访问，曾在各佛教机构讲解佛教问题。当时本屿曾召开民众大会欢迎玛博士，参政

255

司亚斯顿氏与会演讲，誉「檳城为马来亚佛教文化中心」。每遇有国际著名佛教徒来檳，该会多有邀之演讲。

（二）檳城卫塞假期委员会，成立於一九四九年。是年三月一日，檳城每个佛教团体及寺院，曾假座檳城佛学社举行庞大会议，要求政府於一九四九年起，宣布卫塞月圆日为公共假期。各佛教国驻檳代表与领袖，及马来亚各州著名佛教人物，均曾参加此一大会，席间产生十五人委员会，名曰「卫塞假期委员会」，由林思亿氏负责起草呈文，由全马各佛教团体，寺院，及个人佛教徒联名签署，於同年四月四日呈交马来亚联合邦钦差大臣。结果批准檳、甲、吉三州由一九四九年起宣布卫塞日为公共假期。该卫塞假期委员会当时并谓将继续吁请联邦及各州政府，在联合邦各地宣布卫塞日为公共假期，藉使本邦佛教能与其他各大宗教同被承认。可惜这件事后来有无继续进行吁请，至今未见下文。惟该会每年到卫塞日，除用花车游行庆祝佛诞，弘扬佛法外，尚禁屠、布施各麻疯院、肺癆院、感化

院、保良局、各族孤儿院、安老院、盲哑学校等财物，做了许多慈善功德。这是於佛教、於社会极需要而有利的工作。

(三) 马来亚佛教会弘法团：全马各州僧伽，鉴於过去各寺院庵堂没有一

256

个总的组织，精神散漫，不能集中力量，发展佛教事业，乃於一九五五年冬，由金星法师等出面邀笔者出组佛教会，固辞不获，亦为其热情所感动，乃与之联合全马各地教胞，在极乐寺组织马来亚佛教总会筹备会，选出释志昆、胜进、竺摩、金明、振敏、金星、本道、黄松坡、陈宽宗、王弘法、释寂晃、如贤、妙义、心一、宗监、清亮、性海、陈少英、释祥空、吴宽定、释明德、林忠亿、释真果、定光、理胜、广余、龙辉、邱金枝等廿九人为筹备委员。推笔者及金星、胜进、金明、明德、林忠亿、王弘法七人起草会章及宣言，於一九五六年三月一日呈请政府注册。至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三日由社团注册官批准，遂遵章进行筹备工作，分别向各州登记寺庙，徵得团体会员四百余单位，个人会员约三千，初步工作完成。笔者即於是时受美国夏威夷中华佛教会请，於是又飞美檀弘法。至五八年尾返国，始发动於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九日假极乐寺开成立大会，请本邦总理东姑阿都拉曼主持剪彩，出席的有全马各州代表三百余单位，及政府长官，地方缙绅，各佛教国驻马使节，中西来宾共约二千余人，情形空前热烈，掀开马来亚佛教史的新页。该会为加强弘法工作，即於是年冬十月，组织马来亚佛教会弘法团，推笔者为团长，伯圆法师为副团长，金明法师为领队，讲

257

师有金星、慧僧、真果、明德、广义、修静、宗监诸法师及锡兰 (Ven. P. Permaratena) 法师、泰国 (Phra Onn) 法师、为弘法师 (三般努比丘)，总干事黄松坡，财政释龙辉，干事许纯碧、张士才、赵兆虎、黄亚英。随团记者韩觉夫、庄国源、及男女歌咏队劳仲南、胡秀心、黄广鹏、罗美玉、黄亚梅、张成音、秀金等三十二人一行，於十月廿八日出发，到太平、怡保、丹戎马林、吉隆坡、巴生、安邦、马六甲、麻坡、居銮、岑都巴辖、昔加末、新山、星洲作巡回弘法，为时将近一月才回槟城。而团中各位讲师，多为槟城各寺院的住持，他们平时也常在槟城各佛教机构及感化院、学校、监狱、养老院等作弘法工作，限於篇幅，不及细述。

槟城佛教的文教事业

文教事业，是指文化和教育的事业。前章所说的弘法事业之中，本来已含有宣传文教的意义；现在再把佛教文化和佛教教育分别来说，前者是指请藏经，办刊物，流通法典；後者则注重在兴办佛教学校。

时佛教文化，大概都是印度的原始佛教，以小乘为主。后来由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华人大批移居到马来亚，他们从中国带来的佛教，是大乘佛教，以及和孔道两教混合的宗教，因此三教合流的影响，至今仍在檳城流传著，而这种合流混沌的思想，正是代表中国民间一般的宗教信仰。本来，真正的佛教是有两方面的，一面是厚生的，即药师延生的法门，叫人循著理性的道德规律去努力现生的善业，可以改造现实不好的环境而使之成为好的；一面是资荐的，即弥陀度亡的法门，告诉人现生深信因果，舍恶向善，死後可以往生净土，生活安乐。但中国佛教自唐宋以後，禅宗和净土宗特别发达，这两宗都是只重一句禅话或一句佛号，不重教义的研究和弘扬，所以学佛的人多贪其简便而走向後者，希求临终往生净土的路上去，對於前者注意现生努力，改造现实人生的正法，反而冷门到几乎无人顾问了。中国的佛教演变到不重视现实的厚生，倒向送死度亡的往生一边去，也有这个情形。无怪乎华人最初带来檳城的佛教，也是送死度亡往生净土的佛教，而不是正视现实的厚生佛教。如檳城最古老最富历史性的广福宫，住有由中国请来的几个僧人，都是做应赴工作的。即是说，到人死後才用到和尚，用到佛教。把本来是为人生而设施的人生

佛教，反而变成人死的佛教了！把释迦牟尼佛一生奔走人间救世济民，牺牲为人的精神都丧失了！一直到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妙莲和尚南来，被当地华侨请为广福宫住持，还限定他只住十二僧，做为应赴两家侨胞的经忏法事用的，因佛寺规定每堂六人，十二僧刚刚够用两堂法事。但自妙莲和尚兴建极乐寺後，作风已有改变，也注重佛教文化方面宣扬。第一件大事，是上京请求藏经，结果如愿以偿，得到「钦赐龙藏」，奉旨回山，为檳城有佛教大藏经之始。民国以来，藏经已有民版了，不像以前官版的藏经专供在皇宫中陈列，民众是难以享受的。所以五十年来，各寺院次第成立，亦多有次第购置藏经的。如今日的檳城佛教社及菩提学院，多有几种不同版本的藏经。而妙香林更有藏经四部：（一）频伽版大藏经，（二）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三）日本黄蘗宗弘福寺版大藏经，（四）台湾佛教文化馆新影印的大正藏经正续两编。最後一种，今日檳城各寺院及私人请购者，大约有十余部。笔者亦曾购置一部。正藏约有九千多卷，连续藏有一万多卷。大藏经的流通，正是佛教文化慧命的延续，只可惜今日多数人都把它作为束置高阁的供养品，或供给蠹鱼作食料，不用来研究发扬和光大。

谈到宣传佛教文化的经书和刊物，在经书方面，历年来槟城各寺院中也印得不少，如菩提学院、洪福寺、佛学社等处，不时有中英文的经书印出。妙香林则近来曾印英译金刚经、普门品、六祖坛经，药师经各三千本，释迦牟尼佛传五百本。菩提学院印初中佛学课本一万五千本。马来亚佛教会印佛学纲要三千本，佛学ABC二千本，药师经讲记，金刚经讲话各一千本，都是詹天予居士施舍净资印赠的。笔者亦曾募印维摩经讲话二千本，及自印近作南游寄语，正觉的启示，真理的光明与温暖各一千本。还有演本法师在槟时也出了佛化丛谈，法海一滴等许多著述。在刊物方面，过去曾有本宗法师在槟观音寺编辑狮子吼月刊，从事宣传佛教的文化工作，但出了十数期即告停顿。其次是笔者一九五一年在澳门创办的无尽灯杂志，三年前曾由香港迁来槟城出版两期，因笔者去美国夏威夷弘法，乏人编辑，就把它迁到星洲去编发。到去年四月马来亚佛教会成立，需要一个会刊，又把它迁回槟城，交付会中弘法组明德、伯圆、龙辉三法师和傅全琦居士编发。因会写佛学文章的人太少，似还不够学术水准，只作为通俗宣传佛教文化的刊物罢了。

在教育方面，佛教的教育原有二部份，一是专门的僧伽教育，一是普

261

通的社会教育。前者是为造就专门佛教学术人材或传持佛教的中心人物而设办的僧伽学校，佛学研究院；后者是为摄化信众，培植德育而设的普通的佛化学校。槟城自从成为英殖民地，至今一百数十年，可说未曾办过专门的僧伽学校或佛学院。在一九一二年前後随妙莲长老南来的极乐寺监院善庆和尚，曾经有过一番雄心，把暹罗王送给虚云长老的数千畝（一畝等於中国的一亩）荒地，申请过来开辟农场，种树数万株，复集股董金卅万余元，组织一个「佛教公司」，躬自督垦，预拟得利生产，办理佛教学校、医院、育婴堂等各种慈善事业；不意劳苦数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突起，世局骤变，希望悉同画饼，反亏蚀资本数十万元，而善庆和尚亦於一九二一年撒手尘寰，带业往生去了。佛教的学校和医院虽未办成，但善师能有这种雄略和愿力，倒是高人一筹，值得钦佩。本邦过去不但没有佛教专门的僧伽学校，就连普通社会的佛化学校也未曾有过；真正有的第一间佛教学校，要算今日设在湾岛头的菩提学校。

菩校是由菩提学院创办的；菩院最初的主持人是芳莲比丘尼。芳莲出身闽南望族，童真入道，事佛精勤。约於一九三二年南来弘法，深得侨胞崇敬，旋由信徒林桂仙、林碧曜、邱爱莲、林桂玉、叶彩芳、侯秀云等发

262

起购置湾岛园屋数楹，重新修葺，创设菩提学院，安众办道。她曾讲地藏、普门等经，以阐扬佛理为职志。一九三五至三七年她率徒众陈宽宗，吴宽定、陈慈华等卅余人朝拜缅印佛教圣迹，及参访国内

诸大名刹善知识，归来示疾，於病榻间犹向诸门徒及王弄书、陈少英等以未践办学度生之志愿为念。逝世後，善院遂由陈宽宗、宽定为正副住持。所幸诸门徒诸居士均能克绍其志，辄相过从，研讨教理，自修复以度人，乃初设佛学班为侨生佛徒补习佛学与华文。一九四?年，创设菩提义学，分编五组，邀毕俊辉、陈少英、吴人俊、何淑英为教师，不数月学生达八十余人。时中日战起，适慈航法师随太虚大师所组织的国际佛教访问团南来，留院讲解唯识因明等科，来学者有工商各界子弟、学校教师、家庭妇女。但院宇狭隘，急需兴建，适胡文虎、文豹昆仲先後莅院参观，得其赞许，慨捐叻币伍万元为倡。并请林连登庄来福等诸侨贤组织委员会，力赞孤儿教养事业；但受太平洋战事影响，不久所有一切筹建工作，皆遭停顿。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在胜利声中恢复义学，并组织校董会，选出正副主席苏承球，潘应祥，财政许平等，常委十五人，以陈少英为校长，以王弘法为名誉校长。在一九四六年正式注册为菩提小学，一九四七年胡文虎居士重来巡

263

视，嘉许有成，毅然独资兴造全座院舍，以中为佛殿，左为校舍，右为修士静室，耗资三十万元，经两年时间始告竣工，成一规模完备的高级小学。一九五一年增设职业班，除授普通中学课程外，兼授缝纫绣花图画音乐各科。至一九五四年得当地政府批准中学注册，即甄别职业班学生分编为初中二年级三年级两班。是去冬第一届初中毕业生参加会考，成绩优良，百分比冠全檳中学。时学生逐渐增多，中学课室不敷应用，亟待兴建，适值一九五六年为佛纪二五??周年纪念，由菩提王弄书、陈宽宗及笔者等鼓动全马诸山僧伽发起募捐购得菩校右邻地段数万尺，献与善院作兴办中学之用。旋由董事部连裕祥、王景成、苏承球、庄汉良、陈文炳、李月樵、许锦亮、骆清泉、锺文贤、陈君玉、叶苔痕、骆葆亨、陈火炎、蔡锡洪、许来有等发动筹募建校基金，并邀星檳平社义演京剧，协同筹款，在去年四月动土，至十一月即告竣工，新型校舍，巍然矗立，蔚为全檳规模完具的华文中学之一。并得新校长傅晴曦，教导主任颜菊容二女士莅校计划校政，进步迅速，今春开学，学生已增至七百多名。高初中及商科各班除授普通中学应授课程外，每班每周增授佛学一课，多由笔者担任讲解，藉使学生於受智育体育美育外，多注重人格修养的德育，以及慈悲和爱的佛

264

学，互助合聚的群育而已。

此外，安顺律的檳城佛学社，近来请美国法师苏曼迦罗和苏西谛师徒，常川驻社宣扬佛法，并办有星期学校，有八九班学生，多为该社社友的子 女，每在星期日上午授课一二小时。高级班闻由二师自任教师，初级班的教师，则由高级班的学员邱心海、刘长发等担任。这种星期学校，是仿效日本人的办学方法。日本佛教徒在美国夏威夷等处办得很多星期学校，是利用学生休假的空暇，为他们多授点

德育的知识，希望他们将来做个品学完具的人材，是很有意义的。

各族佛徒的弘法情形

马来亚是多元民族混合的国家，自然宗教也是多元的，而每种宗教里面，亦复自有派别。如佛教有华人信仰的大乘教，有锡缅暹罗各国人信仰的小乘教。本来我为说明上的方便，应该分大小乘两系的佛教，和两系的信徒来叙述他的渊源和演变过程；但事实上，现在用大小乘的眼光来分宗别派，已不合时宜，因佛原始说法，并未硬性地规定什 是大乘教，什

265

是小乘教，维摩经所谓「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因听的人 的程度浅深有别，得益不同，就生出大小乘的见解思想差异。其实佛原来 还只是说一种法，法华经所谓「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 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而且近十年来有世界佛教联谊会的组织，几 次开会，都强调或呼吁废除南传小乘和北传大乘的名词，主张抛弃成见， 要大家打成一片来宏布同一宗旨的佛理。所以我现在也不从派别上来做工 夫，以免分河饮水。同时以槟城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华人大概以信 仰锡缅暹罗的小乘教为多，因马来亚的佛教最初是由锡兰方面从爪哇群岛 传过来，槟城尤其是地连泰境，所以盛行小乘佛教；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 後，华人大多转信大乘教，因华人社会信仰的根底：是中国的大乘教，而 日本是信仰大乘的，经过日治时代的熏染，所以多信起大乘教来 了。而他 们所信的大乘教，多属於中国的净土宗，所谓「家家阿弥陀，处处观世 音」，华人的家 庭，几乎每家都有供奉观音菩萨的。虽然，他们仍同样的 去暹庙烧香听经，事实上两派佛教都同样信 奉。而笔者现在写槟城的佛 教，是以华人华僧为中心，故上文未说及锡兰、暹罗、缅甸各国佛教在槟 弘法的情形，和弘法的人物。现在有在此补述一番的需要：

266

（一）槟城有锡兰寺庙一所，在亚依淡附近，有锡僧三四人驻槟弘法，建 立历史约有三四十年，是锡兰式的单层建筑，装饰甚为瑰丽。住持为锡兰 高僧德宝法师，年约七十多岁，来槟已有三十多年，能用闽语讲经。经常 每逢星期日，亦赴佛学社作通俗开示，德望甚隆。一九五五年四月七日，他在锡兰堪地马尔瓦达，接受国家一项隆重的仪式，被封为「达摩吉地」（义为法王，即晋升为星马高僧长）。他还有一个助手法师，名叫做（Ven. P. Permaratena），四十七岁，亦擅於讲经说法。去冬马来亚弘法团出发全 马各地巡回弘法，他曾参加为讲师，并加入马来亚佛教会为名誉会员与讲 师。

（二）全槟有暹罗寺庙三所：一在浮罗池滑暹越路，有暹僧十余人。住持 僧华人多称呼他为

「菩提乃玲」。他办理法务大概很能干，闽籍妇女信奉他的很多。现在寺中费数万金，塑一巨大的卧佛，尚未完成。据说这卧佛有七十多尺长，与曼谷一百四十尺长的卧佛，缅甸白古二百四十尺长的卧佛，同称世界三大卧佛。他有出家徒弟名（Phra Onn），今年只有廿一岁，口才伶俐，讲演很动听，去冬亦曾参加马来亚弘法团为讲师，亦为佛教会会员。另一在巴都兰章，有暹僧六人。第三在车水路霹雳律，有僧伽

267

五人。都是作修持与弘法的工作。

（三）槟城有仰光寺庙一所：在暹越路暹庙对面，住缅甸僧二人。对于弘法的活动能力，似比锡暹僧人为差。该寺约于一百廿五年前建立，已有相当长的历史，恐在锡僧暹僧未建寺之前，缅甸僧已捷足先登了，只因他们弘法人数太少，被锡僧暹僧后来居上罢了。

除锡兰缅甸暹罗三国僧伽驻槟弘法外，尚有美僧苏曼迦罗（Sumangalo）和忍士慧衲（J. E. Waganer），苏西谛（Rev. Susiddhi）三位法师，值得一说。苏曼迦罗是美国人，家乡离纽约不远。他的来历颇奇，家庭五代以来，长子都是承继牧师职位的。到他一代是一个独生子，他父亲当然以为他是做牧师还成什么问题；谁知他十四岁在中学读书就对宗教发生兴趣，而选择做信仰的宗教并非耶教，却是佛教。夏威夷大学毕业後，便表明他是佛教徒的身份，引起他的父母反对，朋友讥嫌，甚至与他绝交，他也索性披起黄袈裟跟日本法师出家作比丘，勇敢地挑起宣传佛教的担子。据他说，先在日本学大乘教，後来又至泰国受比丘戒，学小乘佛教。所以他对大小乘佛教都宏扬，似乎还没有什么偏见。一九五六年他受槟城佛学社之聘，来槟传教。除在佛学社讲经外，还不时由林忠亿居士陪伴他到菩提、锺灵、

268

韩江各中学，及监狱、麻疯院、肺癆院、保良局、安老院、感化院、威省各新村，及星马各地巡回演讲，是一个富有学识经验，天才雄辩杰出的弘法人物。过去亦曾在日本、泰国、美国各大学中学讲学。据说当他五十五年前在美国学佛时，那时美国信佛的人只有十四个，而今日美国信佛的人已快近百万了。一九五七年笔者赴美国弘法一年，他曾来菩提中学代替为高班学生授佛学课。他因奔走弘法过劳，弄得瘦骨嶙峋，但精神奕奕，老当益壮的样子，真使人敬佩！忍士慧衲法师，俗家是一个教舞蹈的教授，在夏威夷被他感化而出家。一九五七年也曾来槟做他的弘法助手，次年已回美坛去重操旧业了。苏西谛法师是旧金山三藩市人士，在俗是好莱坞电影公司的副经理，每月拿薪水美金七八百元，受他的感召，也出家披起黄衣来。他一九五九年去日本受戒之後，也来槟城驻锡佛学社做他弘法的副手，甚受学佛青年男女的欢迎。现在佛学社办的星期学校，听说就是他主持的。这几位美

僧，都学过大小乘佛教，而檳城华人的信仰是包括大小乘 佛教混合的，自然他们的说法也很投机，所以受到大家的崇敬与拥护，也 不无原因了。

综上所述，檳城的佛教，以华人信佛最多，占全人口七十巴仙；而佛

269

教的寺庙与寺僧，亦以华人的为多，如果华僧能集合力量，组织健全的教会，负起宣传的责任，则民间那些因袭的陋劣的错认的佛教观念，自有可以改转而能澄清的一日。为了这个基本弘法的原则，曾在去年组织了马来 亚佛教会。现在要做的事情，应该一是建立弘法的中心处所，普遍地宣扬 教义；二是推动佛化教育，多办学校；三是多做慈善事业，倡办佛教医院，施诊所等，发扬佛陀救世的精神。因为佛教少宣传，不但理解佛教的人日少，出家的人也更少了。如目前的马来亚就很少人出家，皆因缺乏宣传，普通一般人皆未明出家的神圣意义，视出家为畏途，所以做父母的也不肯把子女送出去，没有像宋朝裴休宰相那样把儿子送去出家，还写出一篇热情悲壮而感动的诗句哩！听说前几年在某地有僧人因把小庙传给菜姑，官司闹到法庭，法官问他为何不多收出家僧徒，而把小庙传给菜姑呢？他答道：「法官！现在马来亚的人，你想叫他出家，即使你把苏丹让给他做，他也不愿意出家呢！所以只好把庙传给菜姑了！」现在已如此，如再不宣传出家的真义，没有青年出家，而现在政府又限制未足四十岁的青年僧来马，将来这几个老的渐渐死去，可能五十年後，不要说佛法弘扬，恐怕僧人也会在马绝迹了。

270

在教育方面，全马除马六甲近年创设一间香林小学外，过去只有芳莲比丘尼来檳，以她的志愿力量之所影响，竟能产生一间堂堂的菩提小学和 中学来；而六十多个来檳的男僧伽，反而搞不出一间僧伽学院或佛化学校来，真是「笑看巾帼，压倒须眉」了！

佛纪二五?四（一九六?）年六月廿五日脱稿於竹园

271